



铜陵有色报社祝读者新年快乐！

白素菊 作

新年辞 (外一首)

□杨立春

钟声响起在零点,烟花绽放
彻底释放着新春的欢愉
旧岁悄然翻篇,剩一地鞭炮细屑
新年大幕在喜庆渲染中循序铺展
红灯笼高挂迎接新春
酒杯斟满的幸福晶莹剔透
亲友围坐笑谈,共叙良辰美景
红包里藏着祝福与希望
新年是一首宋词,用真情实意
填满上阕,用勤奋创新编织下阕
时雨一帧帧翻过旧日历
新风一页页铺开春的篇章
新岁的梦想在心中起航
许下心中愿,期待心头藏
前路有太多未知,我们毅然勇往
紧握时光的手,共赴新年盛宴
辞去昨日束缚与牵绊
迎接明天的自由与宽广
新年的钟声再次响起
过往的遗憾随风飘荡。我们
共同祈愿和平与幸福长长久久

新年阳光点亮每一双期盼的光芒

守岁

除夕夜的灯火辉煌
一年时光浓缩成一团炉火
杯不停,一杯敬团聚
一杯敬过往,守着岁月痕迹
醉意上头,想起了过去的点滴
那些美好时光、那些离别的人
想起了那些消磨过的梦想
岁月的河流不停歇,它带走过去
也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梦想
守岁不只为等待,更为珍惜
此刻缘。感谢岁月的馈赠
感恩时常的陪伴,感谢生命里的
每一个偶遇、每一次提携
守岁的人有增有减
守岁的心温暖如初
时间驰而不息,钟声滴答响彻夜空
一种习俗再古老,也传承出新意
守岁人心中的梦想永远年轻

温暖一辈子的年味

□刘 峰

“开始准备办年夜饭了,早点回家哟,路上注意安全——”小年过后,我总会接到母亲的电话,叮咛我早点回家过年,让人心头不觉一暖。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老窝。”人逾中年,回乡过年,已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一种历尽万千烟火后的情之所依!

小时候,我是多么的盼过年,过年意味着可以吃得好好的,穿得靓靓的,可以领到压岁钱。尽管只有几元,却是挺括括,新崭崭,可以买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

但是,由于那时家境清贫、缺衣少食,过年就成了年关。特别是办一桌像模像样的年夜饭,成了摆在一家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家,那时是一个大家,有四位体弱多病的老人、四个未长大的孩子。全家的负担,都压在父母肩头。一年到头,家里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几亩水田。由于地处湖乡,当雨水一多,就会发生洪涝,收成锐减,导致“过年难”。

“没有过不去的年,日子会好起来的!”每当进入腊月,母亲总会给一家人鼓励。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湖中有野藕,母亲建议父亲一道去挖,天寒能卖个好价钱。朔风四起,大雪飞扬,湖野茫茫,天地一片白,唯见两个黑点,犹如两只野鹳。到了小年,当父母挑着满满两担年货、捧着一沓崭新的钞票归来时,两双漂白的手已裂出了深深的口子,一道道如血色的闪电,触目惊心,看着令人流泪。

很快,灶火熊熊,炊烟袅袅,锅碗瓢盆,蒸炸炖煨,奏响了过年的乐章。为了办好一桌年夜饭,款待亲戚来客,既要丰盛,又要节俭,母亲下了一番功夫。被香气所吸引,我们一起围在灶旁,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水汽蒙蒙、年味浓浓的母亲忙前忙后,蒸年糕、蒸年鱼、蒸腊鸡,卤猪头、卤鸭子、卤牛肉,炸丸子、炸春卷、炸藕夹……惹得馋虫在肚子里打架,一个个口水直流。

母亲在灶上操办,见我们这一副样子,马上心知肚明,知道一伙孩子“蹭”吃的来了,眼睛一酸,顿时红红的。为了公平起见、平均照顾,她要求依次前来。轮到我时,油锅里正翻滚着一枚枚色泽金黄的肉丸子,当我将小脑袋再一次伸出灶面时,母亲已盛好了一小碗炸好的丸子,递到我手里:“慢点吃,别噎着,小心烫啊!”

那些深夜,当我一觉醒来,只见堂屋一盏灯仍亮着,眼前的母亲,宛如一道剪影,她正在为老人孩子缝新衣、纳新鞋,一针一线,在静静的夜里发出啾啾的幽微的声响。民谚云:“新老大,旧老二,破破烂烂是老三。”可母亲对孩子一视同仁,对老人更是孝敬有加,过年每人至少置一件新衣。

当乳黄色的天光暗下去,黛紫色的夜气浮上来,一串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响起,一家人顿时亢奋了起来。灯笼高照,红烛摇摇,“吃团圆饭啰——”随着母亲一句亲热的呼唤,我们已换上格铮铮的新装,大家围着满满一桌菜肴,热热闹闹,开开心心吃年夜饭。

母亲特地拿出一瓶备好的酒,大家一杯杯敬长辈,一句句祝福让老人们开心不已。再瞧母亲,人也瘦了,眼睛也熬红了。虽然平时日子贫寒,但因红火火、香喷喷、烫乎乎的年夜饭,大家一年的苦累顿时烟消云散。

因为心中有亲情,肩上有担当,那些年的团圆饭是那么的和和美美、热热闹闹。正如母亲所言“没有过不去的年,日子会好起来的”,在大家的团结一心、共同奋斗之下,一家人终于闯过了难关,迎来了幸福生活。

一年一年,“年”仿佛一张张底片在重叠,在我的心底串起岁月过往,让回忆沉淀,定格一辈子。年年过年,不忘旧年,让我们倍加珍惜当下。过年,还是老家好呀!



御春风而展翅

□马亚伟

热闹的春节之后,春天如约而至。世界依旧是一派喜庆,春天的到来让喜庆的气氛更加浓稠。立春,立春,这两个字有让人怦然心动的感觉。期盼已久的春天真的来了,走出去吧,去室外,去田野,海阔天空的世界有春天的更多消息。

天空呈现出浅浅的蓝色,不再像隆冬时节摆出苍灰色的冷脸,天空的表情柔和了许多。北国春天的温暖总是姗姗来迟,风还是冷的,让人忍不住打个寒颤。我不由怀疑,这真的是春风吗?闭上眼睛,仔细体会春风扑面而来的感觉,我发现此时的风确实是跟寒风不同。寒风刺骨,春风虽有寒意,却只是刺痛皮肤,而且风不再那么硬了,柔软了许多。记得冬天时风仿佛是砸过来的,而此时的风是吹过来的。我轻声地感叹着:到底是春天了!

春风在田野里荡漾,似乎还有猎猎的声响,显得很有气势。我站在天地之间,像一棵等待绽放新绿的树一样,任凭风肆意地吹着。春风吹动我的头发和衣服,我张开双臂,觉得双臂化作了一双翅膀,好像要御风而飞,冲上云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此时我真的有心胸开阔的感觉,冬日里暗沉沉的心绪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昂扬振奋的心情。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果然能够营造强大的气场,即使春光未盛,春风却早早把生机盎然的气息传递出来。

我感受到了春风的震撼力,心中升腾起豪迈之情。人要在春天去追梦,御春风而展翅飞翔,去触摸蓝天的高度,去触摸云朵的温柔。田野里的草木和生灵比我更敏感、更敏锐,它们比我更早就开始了追梦之旅。



红梅报春 李昊天 摄

一个人的新年

□毕 侠

昨晚,与父亲的一通电话,如同冬夜中的一盏灯火,温暖而又略带灼痛,照亮了我心中最柔软的部分。父亲的声音,那殷殷而坚韧,仿佛是岁月留给他的专属印记,讲述着不为人知的辛劳与坚持。

他说起用玉米脱粒机劳作的辛苦,那粉尘弥漫中的坚持,让我心酸又无奈。我多想告诉他,您已不再年轻,可以不必如此操劳,但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因为我知道,父亲是一个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他的生命似乎已经和这片土地紧紧相连,唯有通过劳动,他才能感知自己的价值和存在。

问及我们回家的日子,父亲的语气中既有期待又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他为我们准备着一切,馒头、红薯粉、大豆油……每一样都是沉甸甸的爱,跨越千山万水,只为让远行的儿女品尝到家的味道。我仿佛能看到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如何在寒风中忙碌,只为给我们最温暖的迎接。

父亲的笑容,在电话那头显得有些颤抖,却依然坚定地传递着他的快乐。他说:“一个人的新年有啥过头,你们都回来了,我就天天过节了。”这句话,简单直白,却蕴含了无尽的深情。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田野里的草一直是倔强坚韧的存在,它们是春天的信使。年年岁岁,小草总是最先探出头来,打探消息。角落里的小草,零零星星,柔柔弱弱。它们给田野带来第一抹新绿,看它们在春风中摇摇摆摆的样子,好像怀着无比忐忑的心情。不过不要紧,春风会一遍遍告诉它们,放开手脚勇敢追梦吧!用不了几天,这些草就会施展拳脚,铺天盖地蔓延起来,到时候绿色就会统领世界。一株小草也是有梦想的,它的梦想是全力释放生命的精彩,尽情张扬生命的活力。春风有情,能帮小草实现梦想。

放眼望去,春天已初露生机。堤上的几棵垂柳,虽然还看不出绿色的痕迹,但柳条已经变软了。春风吹过,柳条齐齐而舞,它们的舞姿有了柔媚之风。它们准备在春天的舞台,来一场盛大演出。此时,垂柳已然整装完毕,就等闪亮登场了。远望群山,也有了春天的模样。冬山太瘦,冷气森森的;春天不再那么清瘦,隐约还露出一点点色彩。春天来了,冰封的河流解冻,开始了一路欢歌;土地也开始了新一轮的酝酿,散发着泥土的清香;田野里由儿破土而出,迎接一个崭新的春天……春天来了,农民已经背着锄头,走向了田间;打工人们已经开始准备行囊,奔向新的梦想;医生已经坐在诊室,准备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教师已经写好新的计划,准备向着新目标努力;学生已经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准备在春天里奋力一搏……春天适合追梦,也适合圆梦。

大地已被唤醒,我们已做好准备。御春风而展翅高飞,号角吹响,梦想启程,愿我们与美好相拥!

俗话说,有钱无钱,回家过年。又到了在外游子回家过年吃团圆饭的时候,不由想起45年前我在部队服役第一次回家过年的情景,那个不眠的除夕,至今记忆犹新。

1979年,是我当兵的第十一个年头,在成都军区后勤部某部政治处任宣传干事,虽说回家探亲几次,但一直没有回家过个年。于是,回家过年成了我心中的一个夙愿。

1979年元月20日,是农历腊月廿二,在我们家乡第二天农历腊月廿三就是过小年了。这天吃过早饭,我找到部队领导说:“鲁政委,我当兵十年都没有回家过年了,今年我想回家过年,请您批准。”鲁政委对我说:“回家过年可以,但你知道,最近我国与越南关系非常紧张,今年中越边境弄不好有一仗要打,只要我国宣布对越进行自卫还击,你必须马上归队。”我爽快地答应了。

归心似箭的我,元月21日(农历腊月廿三)就踏上回家过年的旅程。为了能尽快赶回家,我一改往年走水路(大轮)为走铁路(火车),于元月25日(农历腊月廿七)下午5点多钟赶到安徽铜陵古镇大通,再乘坐渡船到和悦清字巷码头,下了船,沿着我熟悉的中山路,走进和悦小学回到温暖的家。走进家门,我首先听到的是不满3岁的女儿叫爸爸那甜美的乡音,“回家过年感觉真好”顿时涌上我的心头。说实话,自从1968年3月8日,我离开家乡铜陵踏上军旅征程,尤其是在女儿出生后,“回家过年”一直是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的夙愿,更是我深藏在内心最深处的一抹柔情。回家过年,有年迈老母的唠叨,有爱妻爱女的欢笑,有最亲近最暖人心的乡音。

第二天清晨,农历腊月廿八,还有一天就是除夕了,我和爱人一起坐船到大通街上办年货,古朴的老街上处处洋溢着年的气氛。这是我10年后第一次回家过年,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居民买东西都是凭票证供应,爱人见我是第一次回家过年,想方设法弄来几斤肉票、鱼票和糖票,我用军用粮票买了几斤面粉,说是在除夕包饺子大年初一吃。

曾记得,当年和悦小学教师的单身宿舍安排在学校二楼的一间教室,用芦苇隔成多个单身宿舍,每间面积不足10平方米。我爱人的单身宿舍靠近教学楼走廊,隔壁就是教师办公室。元月27日(农历腊月廿九)除夕这天,我和爱人按照各自的分工准备年夜饭,大约在上午10点多钟,大通邮递员给我送来一份加急电报,我拆开电报一看,电文只有4个字:“立即归队”。爱人见状说:“部队有什么紧急任务?”“可能要打仗。”我说。“你什么时候走?”爱人问。我说,“明天就得走。”“这么急,明天是大年初一。”爱人又问。“军令如山。”我又说。此时,爱人没有再问,放下手中的活,给我整理明天走的行李去了。

吃完团圆年夜饭,我给女儿包了5元的压岁钱,等到女儿睡熟后,我和爱人来到隔壁的教师办公室,一边守岁,一边忙着包饺子。这天晚上,我俩的话语不多,我一个劲地擀饺子皮,爱人一个劲地包饺子。我知道,爱人最为担心的是怕我上战场。可我,又能用什么话来安慰她呢?就这样,我俩包完饺子后,一直守岁到新年的礼炮声……

部队的一份加急电报,打乱了我第一次回家过年的原定计划。元月28日(正月初一)早上,我们一家三口吃完早餐后,来不及与乡下年迈的老母亲打个招呼,拎着行李就急急忙忙赶到铜陵火车站。我买好火车票,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连忙掀起车窗,与站台上的爱人和女儿挥手告别。列车徐徐启动了,女儿喊着爸爸、爸爸……那是世界上最美的童音。妻女俩大手握着小手,挥舞着,一路奔跑着,最后消失在了转角的地方。

这就是我当兵10年后第一次回家过年,也是我这一生最难以忘怀的除夕,虽说在家里只逗留了3天,面对离别,我却没有丝毫的伤感。因为,我深深懂得: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今,45年弹指一挥间,1979年那个不眠的除夕,也就成了我灵魂深处回家过年永远的年味。



时春林 作